

自由魂

夏衍著

自 由 魂

夏 衍 著



3 0614 2577 7

上海生活書店發行
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二月

自由魂

(三幕五場)

8576
318-8

——詩人的任務，不在敘述實在的事件，而在敘述可能的——就是依據着真實性和必然性的法則而可以發生的事件。歷史家和詩人的不同，不在前者用散文而後者用韻文之點；他們的相差，可以說是在前者敘述實在的事件，而相反地後者敘述可能的事件之點。

——亞理士多德詩學。

——有一種沒有根底的見解，以為演劇的機能祇在保留偉人的面影；但這祇是歷史的任務，而不是演劇分內的事了。我們在舞台上應該學習的，不是這人或那人做了些什麼，而是在具有一定性格的各別的人物，被安置在特殊的環境裏面，他們將要做出些什麼來的事情。

——G·E·藍辛漢堡演劇評論。

序 幕

時： 處： 人：

一九〇〇年（光緒庚子）秋九月

浙江紹興府會稽縣南郊

鄉民甲 六十歲以上

同 乙 十六七歲

同 丙 三十歲

同 丁 全上，唸過一點書

小孩一二

地保阿桂

知縣

秋瑾 二十六歲

王延鈞（子芳） 其夫，部郎之類的京官

阮財富 拐着一條腿的農民

皂隸作親兵等若干人

鄉人男女小孩多數

離城一二里的郊外路上，右手是涼亭的一半，橫斷舞台的是一條破碎殘敗了的石板路，靠路都是稻田，有的已經收割，有的還垂着金黃的稻穗。蔚藍的天，遠遠的阡陌，墳堆，路旁和墳邊的樟柳樹木，太陽直射着，舊歷九月初，但是天氣還是很熱，遠近還有斷續的蟬聲，這差不多和夏天的情調一樣。路上和涼亭周圍擠滿了看熱鬧的人，好像在期待着什麼有刺激性的消息，幕啓時幾個小孩從路的一端奔回來，七張八嘴地喊着：

小孩一 來啦！



小孩二 來啦，大老爺的涼傘也看見啦。

小孩一 地保阿桂在趕人。噢，噢——

小孩二 站開，站開，知縣大老爺來啦，噢—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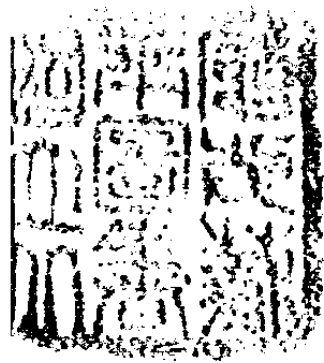
（羣衆男女擠過去看，伸長了頭頸也望不見一些影子，小孩鑽進人叢去，大家又退回來，大家起哄的時候祇有鄉人甲坐在涼亭樑上吸旱烟，不動。）

甲 我早說了，又是空陣頭！

乙 （從人叢中抓住一個小孩，使勁地一推）小鬼！瞎起哄，荒年亂世，染缸翻，謠言多，連這些小鬼也會造謠言……

甲 這都是閏八月閏壞的，逢到閏八月，一定有刀兵，咸豐元年，末年，都是閏八月，那一年不是……

（對於他的「老話」好像大家已經都不感到興趣了。）



小孩一 (不服氣地對乙) 在塘上明明看見地保阿桂拿着藤條在趕人, 喊着, 「站開, 站開
大老爺來啦」

甲 (解說似的) 那兒能這樣快, 驗一個尸, 也要翻來「無故」, 翻去「無故」地驗這麼
大半天, 況且今天要驗五個, ……

丙 噫, 方才說四個, 爲什麼又變了五個啦?

甲 你不知道, 給洋炮打死的是四個, 一個女的聽見男人闖了禍, 給洋人打死了, 就在桑樹
上上了吊。

丙 好利害, 一桿洋炮, 打死四個人。

乙 (接上去) 誰說一桿教堂裏的洋炮不止一百桿, 都是從杭州運來的; 吃教的不論男
女, 每人都有一桿。

丙 怪不得, 這樣的時勢還有胆子住在鄉下。

甲 城裏還不是一樣，京裏出了事情之後，天主堂的洋人上街也帶了洋炮啦。

小孩二 (對甲) 阿慶伯，你怕不怕洋炮？

甲 (吃了一驚，搭訕他) 爲什麼，我又不學過神拳。

丁 (從旁冷冷地，一邊用火刀打着火) 學了神拳也不中用啦，洋人破了京城，皇帝逃到陝西去啦。文武百官都向南邊逃，一條大運河也給官船擠滿了。

丙 運河？

丁 「隋煬皇帝造運河」的運河啊。

甲 (慨乎言之) 長毛造反的時候，大家逃到北邊去，洋鬼子造反大家又逃到南邊來，這是天數，「天數難逃」逃了有什麼用？

乙 (好奇地問丁) 人家說，學會了拳可以避槍砲，爲什麼義和拳也會打敗呢？

丁 洋鬼子學了乖鴻鈞老祖的法術被他們破了，他們用烏雞白狗的血，加上女人下身的

離齣，灌在噴筒裏射出來，符咒就沒有用。

（大家熱心地在聽，猛不防乙大聲對一個女孩子喊，）

乙 小阿貞。當心被吃教的捉了去！別再在天主堂門口走啦。（輕薄地笑）哈哈。

（女孩驚惶失措逃走，大家哄笑。）

甲 對啦，洋鬼子捉了女人去，就是這個用處。

丁 用處可多吶，譬如眼烏珠，……

（幾個小孩又不知看見了什麼而跑出去了，大家望着遠去。）

聲一 來啦，來啦！

聲二 阿桂！阿桂！

（人羣浮動了，大家閉了嘴，等着什麼消息，戴着紅纓帽的阿桂手裏拿了藤條，氣吼

吼地登場。）

小孩一 阿桂伯！

小孩二 來啦沒有？

阿桂 （和衆人中一兩個略略地點了點頭，帶喘地）大家站開一點，知縣大老爺就要來啦，站開，站開！（將小孩推向路旁）遠遠的看，不准走到路上來。（提高了聲音）跟大老爺在一起，有幾個教堂裏的人也要進城去，他們經過的時候，大家不准講話，（向大家一瞥）洋炮是不生眼睛的！（用藤條攔着人，正要下場）

甲 阿桂哥，辛苦您啦！大熱天氣。

阿桂 （搖頭）吃了這碗飯，還能不幹嗎？

甲 驗完啦？

阿桂 好容易！（做一個不願給人聽見的手勢，可是聲音還是很響）喂，死人身上的眼睛都挖掉啦！

甲 眼烏珠？（一怔）

乙 挖掉啦？

阿桂 騙你？（回頭來驕然看見了財富也夾在人叢裏面，便狠狠地）什麼，財富！你拐出來幹什麼？你也看熱鬧！

阮 不……（支吾）我是過路，……到城裏去探一探阿狗……

阿桂 探什麼，把草舍讓出來就得啦，你得當心，官司沒吃完吶，告你的又是吃洋教的！走開，看什麼！

阮 （害怕地哀告）阿桂哥，讓我息一息腿，一會兒就走的。

（有人竊竊私論，阿桂用藤條趕着人下。）

阿桂（聲） 站開站開，擠什麼？

乙 （跑到丁身邊）死人身上的眼烏珠都挖掉啦，方才地保阿桂講的聽見了沒有？

丁 這有什麼稀奇，大驚小怪，洋鬼子在中國人身上最要的就是眼烏珠，吃教的人死了也一樣。

甲 (夾上來) 你可不知道挖了眼睛做什麼用啊。挖了去……

丙 知道知道，挖了去造千里鏡。

丁 瞎說，挖了去造洋藥水，拍照相。

丙 嘿。(好奇地歪著頭)

丁 (得意了) 眼烏珠，小孩兒的心肝，女人的經水，一起用鑼水化了。這就是拍洋畫的藥水。

(小孩們睜着眼睛聽着，一步步地走近來。)

丙 (佩服) 你真是「百曉」，什麼都曉得。

丁 這又不能隨便講的，書上看來的!

丙 這事情上了書？

丁 對啦，吃教的人死了之後，把尸首擺在黑房間裏面，洋人用一把小洋刀，一塊白布……

（正要講下去的時候，乙冷不防的用兩個手指裝着挖眼珠的手勢，對准了歪着頭在聽故事的一個小孩的眼睛。）

乙 （發出恐怖的聲音）噢，洋鬼子來挖眼睛啦！

小孩 （哇的哭了）啊……姆媽……（逃走）

（衆人大笑，趁這機會，阮財富擠進一步，在路邊蹲着，仰起了頭問：）

阮 阿慶哥，知縣老爺真的要從這兒過嗎？

甲 （隨便地）不從這兒過，大家等着看什麼？

阮 唔。

乙 財富！你們阿狗……什麼時候能放出來？

阮 (搖頭) 誰能說。(垂頭喪氣)

丙 本來就是你不見機，黃七虎要你一塊地，你能不給他嗎？出錢向你買，你偏不讓，好啦，敬酒不吃吃罰酒，耶穌的招牌請出來啦，要了你的地，抓了你的人……

乙 (接上去) 地上的春花掘掉啦，阿狗的屁股打爛啦，現在，連你的茅蓬草舍也得拆掉啦。

丁 (教訓似的) 跟你說，現在這個時候，帶一個洋字的東西就惹不得！

乙 對啦，洋狗也比草狗威風！

丁 黃七虎本來已經够霸啦，今年進了教，你還能跟他拗？知縣老爺也得讓他三分，你算得什麼？真是泰山頭上動土！

阮 (哀痛地) 可是，我們祇有這塊地，要了去，叫我們吃什麼？我……

乙 喂，財富，你倒可以去進義和拳，他有教，你有拳，請大師兄來跟耶穌攪一下，嘿……

甲 (故意地將眼睛望周圍一掃) 當心啊，小夥子講話。貼在城門口的告示看見沒有……

(遠遠約有鑼聲。大家不期而然地向後一退，中間讓開了一條大路，阮財富沒有動，慢慢地站起來，臉色青白，咬着嘴唇，鑼聲近了，大家又慢慢地望前擁，財富在人叢中掙扎着，一個鄉婦被他擠了，怒目對他，但是看了他那副可憐的臉嘴，面色也就平和下去了。)

鄉婦 你急什麼？財富。

阮 不，我要看一看。

(話未完，鑼聲更近，阿桂又來驅人了，財富低下了頭，向後退，差不多跌倒，鄉婦扶住了他。)

阿桂 站開！站開！(下)

(打着鑼，撐着涼傘，知縣的親兵，件件，皂隸，接着是知縣的轎子，登場，大家靜默而好

奇地看著，轎子接近涼亭時，突然的阮財富從人叢裏撲出來，攔轎跪下，喊：

阮 青天大老爺伸冤！冤枉——

（全場人都怔住了，兩個親兵抓住了他，轎子也停下來了，知縣從轎子裏俯出上半身來，怒容滿面，但掩不住驚惶之色。）

知縣 混賬！在本縣經過的時候——

阮 （掙扎）大老爺替小的伸冤——

知縣 什麼事，要這麼大驚小怪的。

阮 青天大老爺，黃七虎霸佔我的田地，割掉我的春花，又要拆掉我的草舍，連我的兒子……
……阿狗，阿狗也捉……

知縣 （不耐煩的樣子）有狀子沒有？

（親兵搜他的身邊。）

兵 回老爺，沒有狀子。

知縣 沒有狀子，那你告什麼？

阮 (發急) 大老爺替我伸冤吶，(叩頭) 小的就死也……

知縣 (麻煩，但是態度却已經變鎮靜了) 你有什麼冤屈的事要告狀，得寫一份狀子，到衙門去告，這樣的擱轎告狀，照皇法是有罪的！(揮手) 帶下去，有什麼事，補一份狀子來。

阮 (親兵扯他下去的時候，拚命地掙扎) 大老爺，小的沒有錢，沒人肯替小的寫……

知縣 什麼？(一轉念，就表示愛惜百姓了) 唔，沒人給你寫狀子，(對聽差) 來！將這——(

對阮) 你叫什麼！

阮 小的叫阮財富！

知縣 將這阮財富帶回衙門去，要文案給他補一份狀詞……

聽差 是。

(正在這時候，阿桂滿頭大汗地奔來，在知縣轎前打着扞。)

阿桂 小的該死，驚動大老爺啦，這老頭兒是——有瘋病的。

知縣 什麼？有瘋病的！

阿桂 他的兒子跟黃七老爺吵架，黃七老爺拿名片兒送去辦啦，他沒處出氣，就這麼瘋瘋癲癲的。

知縣 那個黃七？

阿桂 黃七虎，(自懊失言)不，就是黃鐵珊老爺，黃七老爺爲着要開一條水路，打算買他的
一塊地，他不肯賣……

知縣 (吃驚，用手示意轎夫，走出轎子來)黃鐵珊不是在天主教堂管事的？……

阿桂 大老爺說得對，今年春天進了教的……

知縣 (顏色也變了)還了得，(指着阮)這刁頑的東西！在這樣的時勢，還敢跟教民吵鬧？

你有幾個腦袋？（一半是說給圍觀的百姓們聽）上頭三令五申的會銜保護教堂，不准跟洋人和教民爲難，你們難道全不知道嗎？昨天動衆打教堂的事情還沒辦了，說不定洋人會派兵船來；你（指着阮，切齒痛恨之狀）居然還敢爲了一點兒小事情跟教民告狀！混賬那簡直是有意跟本縣搗蛋！

阮
（拚命地）大老爺……這是人命大事啊……

知縣
什麼，還敢和本縣挺撞！了得！看模樣就不是個好百姓，放着這些刁民不辦，那簡直是要造反啦！來！將這忘八抓起來重辦，一定得重辦！

（親兵用手銬銬住財富，財富放聲喊）

阮
大老爺！難道吃了教就可以霸——

（嘴被親兵用手掩住了，鄉民交頭接耳地議論，知縣正要上轎的時候，舞台右方一方一個女子的聲音）

聲
快啊，看一看有什麼，不，我偏要看！

（一邊向後面招着手，秋瑾登場，短衣長裙，這是當時最新的時裝，手裏拿着一束折下了的桂花，鄉民大家回頭凝視着她，她毫不理會他人地擠進羣衆裏面，他的丈夫

——王延鈞，勉強地跟在後面，人們讓開一條路。）

秋瑾
（走到阮財富身邊）他方才喊的是什麼？

（大家睜目望着她，不答）

知縣
（驚訝）這女人是誰？

阿桂
（惶恐地）本城秋公館的大小姐，才從京裏回來的！

知縣
（點頭，仔細地看她）哦……

秋瑾
（看清了財富）啊，你不是財富嗎？

阮
（好像天上放下了救星）啊，大小姐！救救我……

秋瑾 (望着衆人) 他犯了什麼罪? 我知道他是好人。

(王延鈞沒辦法地祇能上前一步和知縣行禮。)

王 老公祖……

知縣 噢原來是子芳兄，巧極啦，什麼時候……

王 前三天纔到，還不會來拜訪老公祖……

知縣 不敢不敢，天很熱，今年的夏天特別久……

王 是啊，快到重陽啦，還拿着扇子，哈哈。

知縣 (轉換話題) 子芳兄從北方來，覺得京城的大局怎樣? 這幾天的情形，不是很可慮嗎?

王 兄弟是六月底離開北京的，所以以後的情形就不很清楚，一條大運河全給大小的官船擠滿啦，幸虧我們的船隻小，還能在船縫裏鑽，好容易一天趕這麼三五里路，要等晚上水漲的時候，才能勉強地趕快一點……

知縣 那真是太辛苦啦。唔，子芳兄這番是外調，還是回南邊來望望貴親……

(秋瑾和阮講了幾句，回頭來望着他們談話，到這時候耐不住了一般。)

秋 (抱怨似的，對延鈞) 喂，人家在受罪吶，你還是這麼海闊天空的……

王 (掙蹙) 唔唔，(招着秋) 來，見老公祖……這是內子。

(秋勉強與知縣相見。)

知縣 (對王) 嫂夫人有好多年沒有回家了吧？

秋 (答非所問) 這人是從前我家裏的老長年，爲什麼要拷他？

王 (回頭責備妻子) 什麼話！在老公祖前面。

知縣 (振作一下官威) 子芳兄還不知道，現在的事情可真難辦啦。北方的那種排洋滅教

的風氣，漸漸的傳到浙江來啦，吳德輔的案子鬧得滿城風雨，上海的總領事打電報給余軍門，說要派兵船到浙江海面來，不巧平陽瑞安又鬧了教案，昨天南鄉的愚民聽信

了謠言，明火執杖的去攻打教堂，結果反被教民格斃了五個。兄弟方才檢尸回來，巧巧的這姓阮的又來告狀，一問案情，知道又是跟教民爲難，那不是——

王 (有點惶恐) 老公祖真是宵旰勤勞，爲民——

秋 (攔着) 可是方才問了他，阮財富不會和吃教的爲難，倒是吃教的要强買他的田地。

……

知縣 (故作嚴重) 子芳兄，可知道省裏有密電來，今後再有刁民與教堂爲難，一律格殺勿

論！(又掉轉來做人情) 可是，既然這姓阮的是嫂夫人家多年的傭工，那祇要子芳兄肯保一下，今後不再與教民糾纏，兄弟一定可以從輕發落……

秋 從輕發落？那麼他的田地呢？他沒有犯罪啊。

王 (攔住秋) 別多講話(對知縣) 這案情關係太大，還請老公祖帶去訊辦，兄弟不敢

秋 你不肯保他？不，我哥哥一定可以保他的。

知縣 (順水推舟) 那也好，祇要豫章兄担保，兄弟理得幫忙的，來放了他，交給王太太帶回去。

王 (怕受累) 可是……

知縣 子芳兄，嫂夫人，可別看輕了浙江的教案，譬如平陽黨的案件，表面上是愚民反對洋人傳教，可是背後是有很大的陰謀的，就是說革命黨在利用機會，跟大清搗蛋，平陽黨的「平陽」這兩個字，就帶着打「平洋」人的意思，這裏面的竺紹康，王金發，都跟上海革命黨首領蔡元培有來往，他們不僅排斥洋人，還要幹什麼種族革命……

秋 (失聲) 王金發不是那有名的……

知縣 對啊，中過武秀才，到日本去留過學，可是現在是落草啦，浙東第一個大強盜！

秋 (不自禁地) 真有這麼一個人，我倒很想見見他！

王 (怒目視之) 胡說信口開河。

知縣 (這時候親兵已將阮財富放了，押着到知縣轎前來叩頭，知縣向王拱手告別。)

子芳兄，嫂夫人，兄弟少陪啦。這阮財富交給嫂夫人，還請好好的管教他。

王 (恭敬地) 多謝老公祖……

(知縣上了轎，下場。正在這時候，鄉民們的眼光不期而然地注視左方，讓開路，四個背着刀的親兵，保護着三個「教民」過場。大家以好奇的眼光望着，直等他們將下場的時候……)

乙 (故意地) 呸! (吐痰表示輕蔑)

許多人 (同樣地) 呸!

(教民回轉頭來，乙就很快地望人叢裏鑽，教民們將他們瞪了一眼，下場，大家才透了一口氣，笑了。)

丙 (做出一種瞧不起的樣子) 神氣什麼，死了給洋人挖眼烏珠的……

甲孩一 剖心肝，做洋藥水！

小 又不死了爹娘，手裏拿這麼一根「哭喪棒」。

(鄉人哄笑。看着他們這種蠢態，秋瑾禁不住笑了。但是這種笑痕很快地消失在憐憫的表情裏面。)

秋 誰說吃教的要挖心肝取眼睛？

丙 (和太太們講話，有點的胆怯和害臊) 都是這麼說，昨天打死的人，眼珠兒都給挖掉啦。

秋 (對鄉民) 吃教的要剖心肝，挖眼睛，這全是假話，義和團造了騙人的，大家別相信……

王 跟他們說什麼，走啦。

甲 可是，方才地保阿桂說他親眼看見打死了的人，眼珠兒都給挖掉啦……

秋

(肯切地) 洋人要取中國人的心，要取中國人的眼，這話是有理由的，但是他們不一定真的要用刀來剖，……懂得嗎？他們用上帝，天堂那些話來騙中國人，要我們死心塌地的相信，閉着眼睛聽話，那實際上就是取了中國人的心，挖了中國人的眼，……

(鄉人們圍攏來聽，但是王延鈞窘態畢現，扯着秋瑾欲走)

王

跟他們說有什麼用，走吧，時候不早啦。

(秋瑾揮開他的手，繼續下去)

秋

……洋人欺負我們，大家要報仇，這是對的，但是我們不能跟北方的義和團一樣，打拳，唸咒，這全是騙人的鬼話，什麼也沒有用，我們要唸書，識字，懂得世界上的事情，(指着人叢中的兩個女人) 女人也要跟男人一樣，放腳，唸書，……(王又扯秋走) 練兵操，和洋人一樣的，我們也要有槍砲，……

王

(用力地扯着她) 什麼啦，你瘋啦嗎？這樣的時勢，……(對鄉人) 走走，站開！

秋

(掙扎) 什麼的,你老是樹葉兒掉下來怕打開頭!……(回頭來對大家) 中國人再
不這樣幹,就要做亡國奴,那時候洋人真可以來挖心肝,挖眼珠兒!……(被扯着下場)

王聲

走開!走開!

阮財富一拐一拐地跟在後面,大家拍手,喊好。

——幕

第一幕

時：一九〇三年（光緒二十九年癸卯）冬

處：北京

人：秋瑾，二十九歲

王延鈞

吳蘭石，秋瑾的女友，四十歲

僕婦

秋子，六歲

秋女，滿兩歲

其他

王延鈞京寓的書房，他是一個小京官的身分，但是家道相當富有，所以佈置得很不俗氣，正面後方是玻璃和合窗，掛着濃紫色窗帷，沿窗橫放着一張馬鞍式書桌，和官椅，右手靠後方是一排書架，十景櫺，等等，左手是一扇通內室的角門，虛掩着，炕床，鋪着地氈，相當古雅的陳設，但是正中掛着的大保險燈，桌上的玻璃罩，自鳴鐘，和壁上的洋式鏡框，破壞了舊式書廳的空氣。火盆燃燒着，下午，在下雪。

自鳴鐘慢慢地打四點，幕啓，王延鈞斜躺在炕床上吹水烟，秋瑾坐着看報。

暫時沈默，窗外風聲。

秋 (忿然地將報紙往地上一擲) 哼，中國政府，真是個叢中的鷓，水中的獺，定要把個祖國瓜分了才算數！

王 (多少吃驚，但是，對她一瞥之後，又照常地吹烟了，這樣的憤慨話，看模樣就知道他已經聽得很多了) 老是這麼大驚小怪的……

秋 (又拾起報紙來，用手背敲着) 你看，國家快要亡啦，還是一點兒好事情也不做，儘把不願做亡國奴的人抓到牢裏去，南方抓了鄒容章炳麟，北方好像也得抓個王照湊湊數……

王 唔。(不感興趣，懶懶地欠伸)

秋 日本跟俄羅斯在中國的土地上打仗，這還是什麼「本朝龍興之地」吶，而中國居然能够宣佈什麼局外中立，這不是「局外」得很奇怪嗎？奉天給佔據啦，增祺給監禁啦，我們吶，哼，抓幾個手無寸鐵的革命黨……

王 得啦得啦，從拳匪那一年到現在，你已經整整的壞了三年啦，可是儘講有什麼用？國家的事情，一個兒在家裏喊是什麼也沒有用的！

秋 對，在家裏講沒有用，那麼你爲什麼幾次三番的不准我到日本去？（走向王）

王 這事情且不必講，我的意思是說國家的盛衰，一半由於人爲，一半由於天數，你老是焦灼有什麼用呢……

秋 （搶着）我不愛聽，什麼叫天數？

王 （放下了水烟筒）中國幾千年來，沒有一個永遠不敗的朝代，盛極了一定要衰，否極了泰纔能來，這就是天數，對於天數，不論你有天大的本領，還是沒有用的，（秋欲參語，王以手制止）你不見李鴻章李文忠公嗎？他的經濟，在中國也算得沒有第二個啦，可是他操了一世的心血，終究還是個沒用，像我們這樣的……

秋 （漸次興奮，話裏帶一點諷刺的口吻了）照你說，我們得聽天由命，讓中國衰下去，讓

洋人興起來，準備做順民，做奴隸……

王 那也不是這樣說，古人說得好，「不在其位，不謀其事」，一個國家總該有個國法，像你一樣的大家噉噉喳喳的談論國事，今天罵政府，明天談革命，哼，恐怕國沒有救成，國家的秩序早已經亂啦。

秋 (冷冷地) 唔，你開口就是古人，閉口又是聖賢，(質問) 你知道古人和聖賢講的話裏面，有「天下興亡，匹夫有責」這一句沒有？

王 (強辯) 有這麼一句，可是你得聽清，(輕薄地) 這祇說「匹夫」，沒有說「匹婦」，你是一個女人——

秋 (忿然作色) 女人不是人嗎？

王 (攔住她的話) 女人是人，但沒有救國的責任，(用一種說服的態度) 我跟你講過很多次啦，即使國家有了什麼不幸，天下後世，也決不會責備到你們女人身上的。

秋 錯啦，救國是每個人的責任，不需要旁人誇獎，也不必旁人責備。（掉轉話頭，好像想

起了什麼似的）唔，對啦，你說！你不僅是一個有責的匹夫，而且是一個吃了國家俸祿，吃了民間脂膏的官吏，你自己盡了你的責任沒有？吃花酒，打牌，這算是你的「在其位，謀其事」嗎？我跟你說，中國好好一個幾千年的大國度，弄成現在這個極窮極弱的地步，大部分都是你們這班醉生夢死，祇知自己，不知國家的官僚的責任！

王 （老羞成怒）不跟你搶白，你這是個什麼樣子！跟丈夫三天不隔二的吵鬧，這就算作主張的家庭革命？（勉抑感情）你也是名門出身，念過書，你總得知道曹大家在女誡上講過的話，「生男如狼，猶想其厓，生女如鼠，猶恐其虎」……

秋 （氣烘烘地坐下）你就是這些書念壞啦，一點兒也不懂得權變，只知道詩云子曰，拘泥了書上的一兩句話，食古不化，照你說，科舉也不必廢，立憲也不必立，一切不管，讓洋人來……（憤極頓足，發作的地）這樣的黑暗世界，我再也熬不下去啦！

王 歇不下，哼，上哪兒去？

秋 到日本去！（決然）

王 咱王家是閥閱人家，不能有革命黨的媳婦！

秋 到日本去唸書就是革命黨嗎？

王 可以這麼說。

秋 那麼我就算是革命黨！

王 我可不准你！

秋 你不能干涉我！

王 我是你的丈夫！

秋 你做丈夫的不能干涉我唸書，正像我做妻子的不能干涉你嫖賭一樣！

王 （站起來）我好好的規勸你，你竟越說越不是話啦，怎麼說來說去，終是些男女平權，

家庭革命，聽了這種混賬的話，就像着了魔似的，永也勸不醒了，我現在不再跟你空費口舌。你真個要去，你就去，只是你與我沒有半點兒情分，（威脅地）我得先休了你，再讓你到外面去！我可不能讓我的妻子在外面丟醜。

秋 （昂然）很好！我可以不做你的妻子，但是我不能不做一個中國人！你寫休書給我。今後有什麼事，我自個兒承當，決不會連累你，決不用你姓王的名字。

王 （掩不住內心的狼狽）你當真要這樣幹？

秋 這不是開玩笑的事啊。

（這時候奶媽抱了一個二歲的孩子，牽着一個六歲的男孩登場，孩子帶跳帶躡地進來，但是看見他父母沈着臉鬥嘴，也祇能呆着不做聲了。）

奶媽 （緩緩地）老爺今天爲什麼不去打牌，……（對秋瑾）康太太來啦，請到這兒來坐？

王 （軟化下來）好啦好啦，別儘鬧整扭啦，你可以跟你的好朋友，這位女詩人談一下。究

竟誰是誰非，她總該不是頑固派吧……我也有事……（走向內房）

秋 不，我不能像你一樣的說過就算，我自個兒的事不必跟別人商量，你話已經講出啦，你寫休書給我，我明兒就回南邊去……

秋子 （走近秋身邊）媽。

（秋摸着他的頭髮，眼望着王）

王 你再仔細想一想，你已經是兩個小孩的母親啦，你家裏還有一個年高的……

秋 （斬釘截鐵）這幾句話我已經聽厭啦，你得講跟你自己聽，你是兩個孩子的父親，你管教了他們沒有，花天酒地的……（轉念）唔，不跟你講這些話，我已經想够啦，想了幾個月，幾年……

奶媽 （插一句）奶奶，廉太太來啦……

王 （忿忿地走向內室去）別憑一時的高興，過幾時懊悔的時候（走進內房）……

秋 (接過奶媽手中的小孩) 請這兒來坐。(奶媽下)

秋子 媽明兒回南邊去?(高興) 外婆家……

秋 (不語,點頭)

王 (從內房披了大氅,戴了皮帽出來) 你沒有經歷過世上的風霜,凡事看得太容易

秋 別將話扯開去,你已經講過啦,寫休書給我,你……

(吳蘭石登場,與忿忿地與出門去的王恰恰對面遇着,吳蘭石是他家的熟客,兩人招呼。)

吳 付麼。這大冷天還有應酬?

王 不,一點兒小事情。……請寬坐,我少陪啦。(下)

吳 (望了望散在地上的報紙) 不巧極啦,我倒正有點兒事情要跟他商量。……(捏着

秋瑾抱着的孩子的手) 喔, 幾天不見, 又好像長大啦。

秋 (勉強振作) 跟他商量, 什麼事?

吳 我有一部家藏的董香光的小楷史記想出讓, 不知道他的朋友裏面有受主沒有?
秋 要出讓爲什麼?

吳 還不是爲了李蘋香的事嗎, 上次和您講過的, 那樣聰明的女孩子, 讓她混在班子裏, 不是太可憐嗎?

秋 就是您在上海遇到的那個「詩妓」

吳 對啦, 她最近有信來, 現在各方面都講妥啦, 她自己也還有幾個朋友肯幫忙, 我想將部書賣了, 湊一湊數……

秋 (強笑) 您真是個菩薩心腸! 可是賣掉了書, 南園先生不會生氣嗎? 上次爲了一部碑帖, 不是還跟他的老朋友劉鐵雲發了那樣大的脾氣嗎?……

吳 (笑了) 那一半也是老鐵的脾氣太古怪，這事情他是知道的。

(奶媽端了茶，從秋手中接過孩子，欲下。)

秋 (叫住她) 叫王媽給我收拾行李，今晚上要整好的。

(奶媽胆怯地望着吳蘭石，點頭下場。)

吳 (吃驚) 什麼，您要回南邊去歸寧省親？還是老伯母有什麼……

秋 還有什麼歸寧，我這一次簡直是大歸啦！

吳 (怔住了) 什麼，又是兩個兒拌嘴？

秋 (坦然，但終於掩不住傷感) 唔，說拌嘴吧，可是這已經是最後的一次了，我決定了到

日本去，他剛纔說要給我寫休書，(振作一下) 我這番打破了家庭的範圍，您應該慶

祝我！(望着吳的表情)

吳 唔，原來，所以我進來的時候你們兩個兒的顏色都不好看。(仔細地望着她，誠懇地)

可是璫卿！您別生氣，我還是怪您性子太躁，爲什麼一定要這樣的弄假成真，鬧到這個田地呢？日本現在正在跟俄國打仗，亂世荒荒的……

秋 （多少有點訝異）什麼，大姊您也講這樣的話嗎？方才他還說您該不是頑固派，可是聽了您的話……

吳 （禁不住笑了）也許，我已經是老「新黨」啦，可是我怕的是你志氣過高，宗旨太新，況且您年紀輕，不懂得人情世故，萬一有什麼差錯，我做大姊姊的就不放心，況且璫卿，您知道家庭革命，男女平權，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事情，一定要腳踏實地的……

秋 好啦，大姊，我去唸書，就是腳踏實地的第一步啊！把自己關在家庭裏面，能做得什麼，

吳 （知道不能勸阻了）那麼您到日本去，打算研究些什麼？

秋 （熱心起來）您看，我應該學些什麼好？

吳 我嗎？您既然主張喚醒女界，改革家庭，那麼我以為現在中國最需要的應該是女子師範，家政學，保姆科……

秋 （不等她講完就搖頭）啊呀，大姊不要說了，這些都是家常的瑣碎事情，學了回來，也是無關大事的，您知道我的性子，我能做得這些事嗎！我希望全中國的女人都能夠和男子平權，不再靠男子，所以……

吳 那麼我猜錯啦，你一定去學什麼醫學，看護，蠶桑，或者和女子職業有關係的工藝，譬如……

秋 更不對啦，（笑）醫學，看護，固然也是救人的學問。可是它能救得我所要救的那麼多嗎？

吳 （正色相告）您別把這些太看輕啦，在西洋，女人學醫藥和看護，都是很神聖的，有許多貴族女子，都捨身去當看護，平時救濟同胞，戰時到戰場上去救濟兵士，英吉利的南

丁格的故事，我不是跟你講過嗎？我看，你去學醫，倒是最適當的……

秋 您的話，也許是沒錯的，可是我却認爲這些學問還不是救拔同胞和女界自立的第一層工夫，天下的事情，都有本末之分，假使根本問題沒有解決，那是不論怎樣的學問，還是沒有用的。

吳 (不服氣) 既然您這樣說，凡事要從根本做起，這是最好的事了，但是女人沒有根本學問，不能跟男人競爭……

秋 (搶着說) 大姊您又來啦，怎麼您聰明一世，今天會這樣懵懂吶？我並不是說醫學看護沒有好處，我祇說這些學問一定要在根本問題解決了之後，才有真的用處；現在中國二萬萬的女同胞還是在不自由不平權的黑暗裏面，不把中國弄得強盛，不把政治弄得清明，她們怎能從這黑暗解放出來吶？

吳 (多少有點感嘆) 那麼你的志向太大啦，你主張的已經不單是家庭革命，而是……

秋 (笑着) 大姊!也許您看我太狂妄,可是我真的想這樣做。我想救女界,同時我也想救

中國(仰望着窗外,出神地)我情願做上斷頭台的法國的羅蘭夫人,是但我不希望
做得英國維多利亞獎章的南丁格……

吳 璿卿記住了腳踏實地啊,別想得太遠啦。

秋 (站起來踱了幾步)不過,大姊!我可以爲我的幹法,是最實際的!譬如您,有了一副菩薩心腸,要從火坑裏去救出一個可憐的女同胞,但是,能够吟詩作賦的妓女李蘋香祇有一個,而天下和她一樣的出賣身體的女人就不知道有幾千幾萬啦,你祇能救出一個李蘋香,你可不能救出千千萬萬的可憐虫!大姊!你有多少部董香光的史記?(笑了)

吳 但是能救一個,總也是一件好事。

秋 大姊!救一個人是枝節,救千萬人是根本!

吳 (點頭)唔,您比我透澈得多了,不過,璿卿,像你這樣的人,咱們中國太少啦,別人不懂

得您的意思，也許會將您看作新奇怪誕，不知世故的。

秋

（感動）大姊，你懂得我的心，看了這幾天的報，我簡直就耽不下去啦。我這番出去，除書之外，還打算多交結幾個朋友，自己放些眼力出來，揀幾個熱心熱血的真同志，將來大家可以有幫助……

吳

看模樣您准走啦，妹夫真的肯放您放嗎？

秋

我的性子就是這樣，講做就做。誰還管得他。

吳

真的要留學，也得給此地的幾個朋友們知道，揀個日子，我給您餞行，好嗎？……綺塵
妹子知道了沒有？我去通知她。

秋

（小孩一般地愉快）好，好極啦，咱們可以暢快的談一下，這幾天我實在悶死啦。不過，我就得走啊！

吳

忙什麼，這樣冷的天氣。（拌着火盆裏的炭）

秋 (笑) 您以為我還怕冷嗎?

(奶媽抱了小孩進來。)

奶媽 奶奶，王媽要我來問，小少爺跟官官的衣服，可要整在一起?

秋 全給我收拾起來就是啦。

奶媽 老爺的……?

秋 別多說。(奶媽下。)

秋 大姊，您吶?您不能跟我一起去嗎?南園先生有很多日本的知交，和您去一定很方便的，帶便，也可以開開眼界，我儘想，到了東京一定可以看到更多的書報，那些禁書，全是在東京印的。

吳 恐怕……

秋子 (搶着) 媽，我要一起去!

秋 (撫慰着他) 你? 你跟我回南邊去, 外祖母, 舅舅, 在等你呢, 你還記得, 外祖母房間外的
那株大桂花樹?……採了桂花做桂花糖?……

秋子 (點頭) 爸? 爸?

秋 (不禁憮然) 他不去,……他有事。

秋子 爸什麼時候來接我們呢?

秋 (望着她不語, 稍停) 好孩子, 到後面去玩吧, 別儘在媽身邊。

(天色漸暗, 奶媽拿了點着火的紙捲兒來上了燈, 隨手帶了秋子下場。)

秋子 (回頭望着吳蘭石) 大乾娘也同去? (下)

(吳目送了秋子下場之後, 回頭來看見秋瑾黯然地低着頭, 一只手無目的地地在捲
着一張桌上的報紙, 她點了點頭。)

吳 (多少有點故意地, 突然地笑) 囉囉囉……

秋 (抬起頭來) 怎麼? (有一點窘, 看了看自己) 笑什麼?

吳 剛才聽您的話, 我以為您的心腸是鐵做的, 可是看了現在這個模樣, 才知道您的心也跟我們一樣的, 是用血和肉做起來的。

秋 (站起來振作一下, 帶着笑, 多少有些解嘲的意味) 大姊! 您錯啦! 假使我的心是鐵做的, 那麼我的心就夠冷啦, 可是我的心老是這麼熱, (指着桌上的報紙) 這幾天看着報, 我的心簡直像要炸啦! 大姊! 革命的人的心, 本來是血和肉做的。因為有血, 所以熱得不能冷下去。

吳 (點頭) 你真的打算將小孩們寄在老伯母身邊?

秋 在那邊我就可以安心。

吳 在日本住多久?

秋 那可說不定, 不過最多也不過三兩年, 我的經費不夠, 況且這樣的時勢, 誰能保得到!

吳 (鼓勵她) 那到可以不必就愛,我跟綺塵一定得幫忙,……也許,等您回來的時候,我可以到上海來歡迎您。

秋 好啦,我等着那一天,(一轉念,笑着)可是大姊!您不怕嗎?那時候,我也許會變了一個
人呢!

吳 不,您是不會變的,您是好人,我知道不會變的。

秋 (笑着) 我的意思是說,在那時候,也許在您看來,我會變成更新奇,更怪誕!更危險!
吳 不,我的意思恰恰相反,我以為經過一次風霜,您就會變成更加沈着,更加懂事,那時候,
你的小孩兒脾氣就會沒有啦。

秋 (搖頭) 不,我不這樣想,我將東京看作一團火,我跳進火裏去,我想,我一定會更猛地
燒起來。……

吳 跟你打個賭好不好?看誰料得對。

秋

(天真地)好,(兩人拍手心打賭)祇是,您的輸是定了的哈哈。

幕

第二幕

時：一九〇七年（光緒三十三年丁未）正月

處：上海曹家渡吳蘭石別墅

人：

秋瑾

吳蘭石

徐綺塵 二十八歲，秋瑾女友

徐淑華 十七歲，綺塵之妹

呂萌 二十五歲，女友

王金發

僕婦及其他

面着花園的書廂房，左手是一排玻璃窗，透過窗可以看見盛開着的臘梅花，及其他假山樹木等等，正面是供桌，書畫陳設，左手前面帶斜地安放着西式的寫字桌，旋轉椅子，右手裏面是通餐室的門，掛着門帷，右手是古玩架，花盆，半西式椅子……幕啓時，舞台無人，餐室笑語之聲可聞，接着，吳蘭石，徐綺塵，呂萌且談且走地登場……

呂 (回頭看了一眼，若干顧慮地對吳) 大姊！兩年前您跟璿、卿打的賭，看模樣是您輸啦。

徐 (站住) 淑華？淑華！這兒來坐！

淑 (從裏面出來，站着) 我要聽他們講啊，怪有趣的！

徐 別這麼孩子氣。

呂 (問淑) 秋先生跟這位……陶先生講些什麼？(低聲地)

淑 在杭州監牢裏的一個老革命黨……陶先生去探了監……(正要講下去)

秋瑾聲 小妹妹來啊！

(淑華很快地奔回去，下。大家各自就坐。)

吳 (對呂) 您說我跟璿卿打的賭是我輸啦？

呂 可不是，她方才講的話，不是跟兩年前一樣嗎？

徐 那兒止一樣，兩年前祇是講，現在(放低聲音)她變實際幹嘍！

吳 也許是我輸啦，可是現在看，這也是很自然的。

徐 對啊，整個兒時勢，不是變得很快嗎？革命黨在南方，已經是燎原的火一樣了。

吳 別說這中間隔了兩年，就是同在一個時候，我從北京到了上海，就覺得風氣有點兒不一樣，在北方，看不到一本批評政府的書，可是在上海，主張推翻滿清的書報就隨地都有啦。兩年前，講一句立憲也算大逆不道，可是今天，馬相伯不是公然的可以打電報給王爺府，要求從速宣布立憲年月了嗎？

呂 (接上去) 這我也感到,可是咱們的璿卿姊姊……

徐 (攔住她) 別再叫她璿卿啦,她連名字也改啦,我上次叫她璿卿給她講了好一陣,說什麼「卿卿我我」的卿字,聽了就討厭……

呂 好啦,那麼叫她競雄,不,索性跟東京留學生一樣的叫她鑑湖女俠吧。(繼續前面的話)
咱們這位鑑湖女俠不僅跟着時勢走,而且走在時勢的最前面,她在日本的舉動……

徐 您是說去年的留學生風潮?

呂 可不是,留學生風潮的時候,她當了敢死隊的隊長,幾千個留學生裏面,沒有一個不知道有這麼一位女英雄,革命黨的祕密會,她沒有一個不加入,留學生的紀念會,她沒有一次不參加,她參加的會,沒有一次不演說……

徐 在日本那到不相干,問題是在中國。(對吳) 大姊!我沒跟您講過吧。前一次,我跟她在半淞園看見了一個帶着日本妓女的留學生,在這種時勢,當然看了不舒服,她就很不

客氣地走過去，用日本話跟那留學生說——說了些什麼，我當然不懂得，後來那留學生面紅耳赤地走啦，那妓女還跟她吵嘴，引得很多人來看。

吳 (變形於色) 哦，我最替她就心的就是這一點，非但不知道隱藏，還好像唯恐傍人不知道她是革命黨，講話不肯讓人，爲了一點兒小事情使人家過不去！況且(不講下去)

(舉座默然，一刻。)

徐 (另找話題) 大姊！您看了她近來做的詩嗎？

吳 (懶散地) 還不是跟她的行爲一樣。

呂 我倒以爲她的詩，做得不及她的白話文，女報上的那篇敬告姊妹文，做得好極啦。

徐 對，這篇文章倒是一個例外，寫得很婉轉……(對吳) 您看過了沒有？(走向後方供桌上去拿了一本女報來)

吳 (接過來，翻了一下) 不行啊，這樣小的字，不戴眼鏡，……

呂 什麼，大姊的眼力，連這樣的字也看得嗎？

徐 那還不是抄什麼楞嚴經抄壞的！（從吳手中拿過書來）好啦，我唸一段給您聽……

「我最親愛的諸位姊妹！我雖是個沒有大學問的人，却是個最熱心最愛國愛同胞的人，如今中國不是說有四萬萬同胞嗎？但是那二萬萬的男子已經漸漸的走向了文明的新世界，而我們二萬萬女同胞，還是沈淪在十八層地獄裏面，一層也不想爬出來。……」

呂 聽着，我說的好文章就在後面這一段。

徐 （制止她）別打岔啊。（提高聲音，繼續唸）「足兒纏得小小的，頭兒梳得光光的，花兒朶兒扎的鑲的戴着，綢兒緞兒滾的盤的穿着，粉兒白白，脂兒紅紅地搽着，一生祇曉得依傍男子，穿的吃的全靠着男子，身兒是柔柔順順地媚着，氣虐兒是悶悶地受着，淚珠兒是常常的淌着，生活兒是巴巴結結的做着」（感慨的語調）一世的囚徒，半生的

牛馬，試問諸位姊妹，爲人一世，可曾受着些自由自在的幸福？……」

吳 (感佩) 寫得不錯！比她那些鋒芒畢露的詩好得多了！

徐 好文章還有呐，聽啊！……「這些花兒朵兒，好比玉的鎖，金的枷，那些綢緞，好比錦的繡，繡的帶，將你束縛得緊緊的！那些奴僕，就是管束您的牢頭，丈夫呐，不必說，就是問官獄

吏——

呂 (插一句) 咱們秋姊姊的問官獄吏，可早已經推翻…… (話未完)

徐 (止之) 噓。

(後廊送客之聲，大家聽着)

秋聲 ……廉夫人這邊我給您說一句就得啦。

聲 那麼您快動身，愈快愈好。

秋聲 一定的。(二人談話聲漸遠)

淑 (很高興地登場) 客人走啦。

徐 您老是不懂事，人家談話的時候……

淑 (不等她講完) 姊姊，您知道，秋先生南洋不去啦。

吳 (望着她) 什麼？

淑 方才那位客人還來了一封信，說是安徽一位姓徐的寄來的。

呂 (很快地) 徐錫麟？

淑 (歪着頭想了一想) 是吧，請秋先生到紹興去教書，她答應啦……

(秋瑾興沖沖地拿了一瓶洋酒登場。穿着和服。)

秋 大家躲在這兒幹什麼？這兒還有酒吶！(看見大家望着她) 什麼？爲什麼儘望我？您們在說什麼？

吳 (笑着) 在說兩年前跟您打的賭。

秋 (感到興味) 唔，您們說我輸啦？

吳 那兒的話，輸的是我吶，他們全這麼說。

秋 (扯一張椅子坐下) 那倒要聽一聽，從什麼地方看出來？我這人變成更新奇，更危險啦？

吳 全東京的留學生都將你看作一個女英雄，你的演說，你的詩，還有您的名字……

秋 (笑着) 我的詩也能够表現我嗎？

吳 那當然，我把您的詩給南園看了，他笑着說，璿卿還是一個小孩，「冰雪聰明，」可惜的是「鋒芒太露」

秋 唔，(點頭) 從他看來，這批評是對的，我也很歡喜他的詩，譬如那有名的「夕陽穿樹補花紅」這樣的詩真是好極啦，可是在我，這樣的詩簡直想不到。當我倦下來的時候，或者沒有幫手，感到寂寞的時候，我也想把自己安靜一下，到什麼山裏去，做做他一樣

的詩，可是……（不勝感慨之態）

呂 我方才說，你的白話文，寫着比詩好……

秋 （看見徐綺塵手裏的女報）噢，看了女報嗎？（隨手將女報接過來，靠近吳蘭石）對

啦，大姊，跟您說，到今天爲止，您還不會輸，可是從今天起，您才真的輸定了。（興奮地站起來）諸位姊姊！今天我有了一個新的決定，我要幹，幹出驚天動地的事來！把整個的中國都改過！（自己倒了一杯酒，舉起來）今天是我的一個紀念日！（將酒一飲而盡）（大家被她的話怔住了。）

吳 這話怎麼講？

秋 爪哇不去啦？

吳 到那兒去？

秋 回紹興。

吳 紹興那有什麼……

秋 聽我講哪！（制止了方才的興奮）我到日本去的時候，您不是勸我學女子師範，和看護學嗎？那時候我跟您爭，可是到了東京我還是聽了您的話，我學了師範，學了看護，回到中國來，也還想從喚醒女界着手，辦教育，編女報，一點兒也不新奇，一點兒也不危險，對啦，在這一期女報上，不還有我翻譯的一篇看護學教程嗎？可是大姊！結果呢，還是證明了您的路，在中國是走不通的！

吳 爲什麼？

秋 辦教育吧，學校的大權柄，全抓在那些刁鑽頑固的紳縉們手裏，添一門功課，請一位教習，也得受他們的干預；辦雜誌吧，更不必說，女學報辦了四期，辦不下啦，這份女報也許三期也辦不到。

呂 你不是在招股嗎？

秋 那是更可笑啦，分送了兩千份招股書，到今天連一個字的回信也沒有。

吳 嬾卿，不競雄，（笑）焦躁是沒有用的！您得耐心的幹下去，女界裏面開通的太少，您得把眼界放寬……

徐 （接上去）對啊，幾千的留學生裏面，難道也沒有熱心的……

秋 （搶着）熱心的也有，可是太少啊！留學生，我真不敢講，到日本之後，第一件使我痛心的就是留學生的腐敗，他們的目的，是在拿文憑，爭地位，回來之後，不是洋行買辦，就是賣國官僚，真的肯替國家求學問的，實在太少啦！

吳 可是，我以爲你的看法太悲觀，不論怎麼說，中國是有進步的，前兩年，不是講立憲也犯罪嗎？可是現在，連湯壽先張謇也組織「立憲公會」啦！

秋 在進步，這是對的，可是使中國進步的是什麼？是湯壽先嗎？革命黨爲着反對專制在砍頭，在流血的時候，他們講過一句話嗎？他們躲在什麼中丞什麼制軍的幕僚裏面，吟詩

作對，直等革命黨的血，造成了全國的輿論，清朝皇帝也不能反對立憲的時候，他們才大搖大擺的走出來，組織立憲公會。他們是國民的領袖，立憲的功臣！死了的革命黨，那是暴烈份子，該死的東西！（興奮起來，又滿滿地酌了一杯酒）

徐 競雄，這外國酒是很利害的，你……

秋 （一飲而盡）這些人很聰明，中國就壞在這樣的聰明人多得可怕！

吳 （冷冷地）可是，他們來參加，不是比不參加好得多嗎？

秋 不過我總討厭這種聰明人！

（暫時沉默）

吳 （慢慢地）那麼您的意思……

秋 我以為中國這睡獅睡得太熟啦，現在單靠敲敲鼓，打打鑼，是不會醒的，一定要打一個響雷，放一把猛火，纔能嚇醒他……

吳 (強笑着) 您打算放這一把驚天動地的火嗎?

(一個僕婦拿了一張名片進來。)

僕婦 秋小姐，有一位姓王的……

秋 (看名片高興得站起來) 來啦? (對大家) 瞧着! 放這把火的人來啦! (對僕婦) 就請到這兒來吧! (走向門邊去接，大家睜着眼睛望着)

(秋興奮地迎上去，呂與徐驚異地悄悄私語，王金發登場，向大家一禮，大家的眼光好奇地集中在他的身上，王趨前與秋瑾握手。)

王 (高聲地笑着) 秋女士?……聽人家說，我還以為您是一個三頭六臂的女英雄，……哈哈……

秋 這話該是我說吶，六年前，我就聽人說，咱們浙江有這麼一個秀才出身的大強盜。(笑)

王 (大笑) 彼此彼此……

秋 (向大家) 我來替大家介紹,這位是——

王 (搶着) 我自己說吧,被人家叫做江洋大盜的王金發 (笑着,脫俗地坐下)

(一種驚惶的表情,籠罩在各人的臉上,淑華躲在她姊姊身邊。)

秋 (對王) 給您這麼一說,小妹妹就害怕啦。

王 (對淑) 怕嗎?

(淑華搖頭。)

王 好啦,咱們也握握手! (伸手過去,淑華一半是害羞一半是胆怯,退縮到吳蘭石身邊。)
唔,結果還是怕的。(笑)

(僕婦端了茶。)

秋 (望了一望那瓶洋酒,對僕婦) 再拿個酒杯來!

(僕婦拿酒杯,放在王前面,秋給酌一杯。)

王 好啦，咱們講正經話吧——

（呂與徐吳做了一個眼色，站起來，但是秋很快地看懂她們的意思了。）

秋 （扯住了呂的手）怕什麼！（對王）講吧，都是我的好朋友。

王 陶先生來過了？

秋 （點頭）去啦不多一刻啦。

王 事情講好啦？您能去嗎？

秋 當然去您呀？

王 我就是爲了這事情來的，那好極了，那邊要您去把各方面的關係結起來。

秋 學校方面……

王 伯蓀（徐錫麟）早佈置好啦，姓孫的校長是個糊塗蛋，什麼也不知道……唔，行李上用的封條給你帶來了沒有？

秋 (想了一想,從和服袖袋中摸出一個大信封來,裏面是三五張印着「大通學堂長條謹封」字樣的封條)這封條?

王 對,我這兒(指着他方才進來時帶來的一包東西)有點東西,請放在您的衣箱裏面!

秋 (立刻會意了)好。喝酒嗎?(舉杯)

王 (喝了)名不虛傳,好酒量!

秋 (又各酌了一杯)各處的情形怎樣?

王 (搖頭)太散漫,一點兒沒有連繫,東邊起來的時候,西邊不知道,直等東邊被打平啦,西邊才響應,這樣的繼續下去,會把我們的地盤全打掉!所以您得趕快去。

秋 楊卓林到南京去的結果怎麼樣?

王 (吃驚)您還不知道?早給砍了!

秋 (一驚)砍了?

王 在南京那邊的機關前三天已經破了，黃克強祇逃了一條命。

秋 (黯然) 那麼您看這邊的事情應該……

王 得趕快組織起來；浙江的基礎很不壞，溫台金華一帶的會黨，都已經講定了，大通學校的畢業生，在各縣辦了團練，軍警學三界，也都有了聲氣，您此番得先到上八府去走一走，把各地的關係接好……

秋 您打算浙江單獨的幹起來？

王 不！(將凝神而又胆怯地聽着的女客們望了一眼) 金華先起來，等省城的兵調過江的時候，紹興和杭州同時響應，能把杭州佔了最好，否則從金華處州出江西，伯蓀在安徽就可以動起來……

秋 好極啦，准這麼幹！(舉杯喝酒，已經有幾分醉意了) 祇要浙江安徽打下來……(回頭看了一看吳蘭石) 大姊！這個驚天動地的霹靂够響了嗎？這一把火……

吳 競雄您——

徐 (差不多同時的) 競雄我不希望您……

吳 這不是太冒險嗎?

秋 哈哈,要把這獅子驚醒來,總得有人去冒險啊!(有點兒酒意了) 這種危險,湯壽先張

譽是不肯去冒的!

徐 不,你不一定要冒險,這兒一樣的事情要幹啊,譬如女報,你難道真的辦了一期就放手?

秋 這就請你辦下去,好嗎?你也得做一點兒事啊!

徐 不,你還辦不好的事,我能辦嗎?況且……

吳 璿卿我也希望你在上海,你是女界裏少有的人才,你不能去冒這樣的危險!

秋 (反問似的) 人才,人才不替國家做事,要人才什麼用?等亡了國給洋人當奴才總管?

吳 不，明知道有危險，爲什麼要去……

王 (插一句) 諸位也不必看得太嚴重，她的事情並不怎樣危險，那邊的知府貴福還是一個出名的新派……

吳 但是，我對於她(望着秋瑾)的行徑總有點兒不放心，舉動和常人不一樣，講話不留意，內地風氣沒有開，一點兒小事情也會大驚小怪，別的可不用說，譬如你身上的那把刀，給關卡上查出來，就有點兒不方便……

秋 (從腰帶裏取出那把一尺長的倭刀來) 在外國，別說小小的刀，就是七響九響的手槍，也可以隨便帶，……好吧，(對王) 跟您那包東西一起的藏在箱子裏。

王 倭刀(接過來看) 日本買的?

秋 (望着大家) 大姊! 別這麼怕呀! 今天是我的新的開始，您們得鼓勵我，爲什麼老說這些沒氣力的話呢?(看見呂萌低着頭來看那本女報，走上前一步，奪了她的書) 女學

士別儘看書，看我舞刀吧！（從王手里拿過刀來）

徐（悄悄的）酒喝醉啦！

吳不，這是她的豪氣！

（秋東一束帶，舞起刀來，大家着望她，舞了一回，把刀收了，大家拍手，再滿滿地酌了

一杯酒，舉起來對大家高聲地：）

秋今天是難得的盛會，聽我唱一個歌！（大家拍手和之，唱——）

「吾輩愛自由，勉勵自由一杯酒！

男女平權天賦就，豈甘居牛後？

願奮然自拔，一洗從前羞恥垢，

責任在肩頭，恢復江山勞素手！」

（舉杯一飲而盡。覺得太興奮了，驟然的坐下來，大家喊好，呂和徐低聲談了幾句，徐

走到她後面，輕輕地拍着她的肩膀。

徐 姊姊！您累啦吧。休息一下——

秋 （瞿然而起）那兒的話，我沒有醉！（此時女僕正在沖茶，對女僕）李媽！把我的行李
拿出來！

呂 （吃驚）什麼？

呂 到那兒去？

秋 （醉態可掬）我沒有醉！我得走啦！王同志！咱們走吧！

吳 （走過去扶着她）璿卿……

秋 （向大家）我走啦，再見！（高聲地）他們等着我吶，打一個驚天動地的雷，放一把驚天
動地的火，使整個的中國都改變……

吳 璿卿……綺塵妹子，您來扶着她……

——幕——

第三幕

第一場

時： 處： 人：

一九〇七年六月初四日

紹興大通學校內

秋瑾

王金發

程毅 大通學校教員

徐頌揚 同校學生

錢應仁 同

呂植松 同

王植槐 同

蔣紀 內線奸細，大通職員

李益智 新軍第一標標統

親兵學生衙役等多數

舊式學校的會議室，中間是長方形的會議桌，陳設簡陋，壁上掛着許多鏡框照片之類，正中掛着一幅對聯，濃墨寫着「競爭世界」「雄冠全球」字樣，右手前方是通其他教室的走廊，左方後面是通教員室的門，前方是一排玻璃窗開着越窗可以看見校園中的花草，聽得到一陣陣的蟬聲。下午，十九個重要學生和教員緊張地在聽取蔣紀（繼雲）從蘭溪帶回的消息。秋瑾坐在會議桌的一端，以手支頤，全副精神注意着蔣紀

的答話。

程 (狠狠地) 那麼你到蘭溪是五月念八日?

蔣 念八晚上。

程 秋協領要你去傳達的命令,是改期六月初十起事,你爲什麼擅發號令,要他們在當天晚上發動?

蔣 我到蘭溪,他們念八起事的計畫已經定啦,金華失敗之後,官場很惶恐,蘭溪已經有了到省城去請兵的消息,加上聽到了徐錫麟首領在安慶失敗的消息……

程 住! (追詰嚴酷) 你說到蘭溪的那一天是念八晚上?

蔣 不錯。

程 (帶着冷笑) 伯蓀在安慶起事是五月念六, (指桌上的報紙) 消息傳到紹興是六月初二,你在蘭溪居然能在念八以後聽到安慶的消息? (其他的學生們動搖,將眼光

集中在蔣紀身上)

蔣

(狼狽)不，那是……有人從安慶逃來……

程

(不等他辯解，對大家)協領諸位同志，看模樣，咱們六月十日起事的消息，也已經洩漏啦，初十離今天還有一個禮拜，難保當地官廳不會先下手來對付我們，況且金華蘭溪武義都已經失敗，涇縣的革命軍已經退往東陽，紹興樊籬盡撤，孤立無助，即使初十起事，對於大局也沒有多大的好處，所以我主張同志們應該很快的退出紹興……

秋

(意外)退出翹仙這是您講的話嗎？(憤激地)我們命令同志們去衝鋒陷陣，可是到了危急關頭，自己倒反輕輕的逃走，這能對得住許多死難的同志嗎？我，到死也不走！

程

明知危險而不走，對於革命是沒有好處的！

程

危險？革命黨的性命，值得這樣的寶貴嗎？

很寶貴！革命黨決不作沒有代價的犧牲！

秋 退出的代價是什麼？

程 保存我們的力量，不放棄對滿清的敵對！

秋 臨陣退却是革命黨的恥辱！

程 （冷靜地）孤注一擲也決不是革命黨的光榮！

（學生們動搖愈甚，有人竊竊私語。）

錢 協領！現是事情很緊急，我們可以走的路，祇有兩條，第一是暫時退出，第二是不等初十立刻起事！

（突然的一個聽差的從走廊登場。）

聽差 校長，杭州派人送來的急信。

程 （很快地接過來）唔，武備學堂來的（走過去遞給秋瑾）

秋 （拆封讀）「……皖案消息抵杭，省城震動，月杪貴福微服抵省，聞有與紹紳湯壽先

等密謀解散大通之說，（漸低）……（終於高聲地）今晨已派帶新兵一標來紹，惟恐新兵與黨軍通謀，臨行兵士隨身所帶各物，均被搜盡……」

（學生中有數人耳語，亦有私行潛出者。）

秋（決然）翹仙，校裏還有多少子彈？

程五千發不到。

秋五千？

程上個月實彈演習的時候消費了……

秋後膛槍呢？

程三十二桿。

秋將槍械和子彈分配給全體同志！

（遠遠地騷擾之聲，大家驚訝。）

聲一 打死他！

聲二 胆小的東西！

(一個學生上來報告)

學生 協領，有兩個怕死的傢伙從後面洒水逃走啦！

秋

(一抹悲涼的感情掠過她的顏面) 諸位同學，同志這是我們最後的關頭，我們平常講獻身革命，現在已經是最後犧牲的時候了。願意跟我在這兒死守的，快去領取槍彈，不願的，不必私逃，儘可以大胆地出去！

(全場紛亂，有人奔出，亦有人激昂地發言。)

錢

協領！我們死也不願離開學校，願意跟大家一起的戰死，但是散在各處的同志，還有等待六月初十起事的命令，我們不能讓全浙江的基礎，完全地消滅，我們一定要趕快通知，一方面派了到上海去……

呂 不通知也沒有關係，我們立刻起事，佔據紹興，各地聽到消息，自然會起來響應……

徐 杭州和上海在這種緊急的情形之下，即使派人去也是沒有用的，我的意思是一方面立刻準備，趁清兵未到之前起事，一方面趕快派代表到嵊縣武義去找王金發竺紹康，要他們趕快回兵接應。

呂 好，事情不能慢了，現在立刻決定，派人到嵊縣去……

錢 那方面情形，最熟悉的是……

徐 對於各地會黨情形，程先生知道得最詳細。就請程先生很快的就去……

蔣 （出於意外地）不，我反對！

徐 爲什麼？

蔣 就因爲翹仙知道得太多，萬一路上出了毛病，那不是全浙江的祕密，全給……

程 （先聳耳聽着。這時候不等他話完，將他狠狠地打了一記耳光）你敢侮辱我！你以爲

我被捕了會講出黨內的祕密來嗎？

徐 (冷冷地) 方才還是那樣的愛惜生命，被捕之後的事，有誰替你担保？

蔣 什麼？你這狗東西！(要撲過去打他，被錢攔彼)

秋 靜聽我的命令！(指程) 你立刻動身，去找竺紹康王金發，要嵯縣的革命軍立刻反攻

諸暨蕭山……

程 (很快地) 那麼學校呢？

秋 假使清兵來打，我們當然反抗！

程 杭州的兵，快已經到啦，我們還能等待嗎？三十二桿槍，能敵得一標兵嗎？

秋 這早已經不是勝敗的問題，而是應不應該的問題。

程 這種聽死的辦法，不應該，我不同意？

秋 你不去？

程 到了這種時候，死還不是很容易嗎？但是我相信，（昂然）現在還不是我們死的時候，死也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！

蔣 （冷笑）嘿嘿……

程 （很慢地回轉頭來）你，你以為我怕死嗎？……

（話未完，一個學生帶了一個商人模樣的老年人登場。）

學生 協領縣方面派人來啦！

（大家的目光集中到那人身上。）

秋 縣來的什麼字號？

來人 「源」字！

秋 表記？

來人 （除下手上的金戒指）B！（呈上）

秋 叫什麼？

來人 (出人意表地大笑起來) 哈哈，裝老頭子把腰也僵痠啦！(用手扯下化粧的鬚鬚，

挺一挺腰，用手反捶其背)

程 錢 (同聲地驚呼) 王金發！

秋 (站起來，握着手) 您怎麼來的？

王 哈哈！還不是走來的嗎？

秋 從那兒來？

王 從杭州。

秋 杭州你們的軍隊呢？能打回來嗎？

王 東陽義烏一帶，中間給沈棋山的兵隔斷啦！

(學生動搖。)

秋 各地的情形……？

王 慢，且別問；你知道了杭州派兵的消息沒有？一標兵已經渡過江啦！一會兒就到！

秋 知道了。

王 打算怎辦？

秋 假使來打，我們準備抵抗。

王 假使來打？你以為他們也許不來打嗎？

秋 我不相信他們會派一標兵來攻打一個百十個學生的體育學校！

王 錯啦錯啦！你還不知道嗎？張會敷貴福拿大通學校的問題去跟湯壽先商量，他大聲地說，這樣的人不殺，還殺什麼！你別以為貴福跟你表示好意，替你寫這麼一幅對聯（指掛着的那副對聯）就是真真的新派，這些狗官爲着升官得祿，什麼事情都可以做的！

(學生有逃走者)

秋 (沈思了一下) 好,大家聽着,事情到了這樣的田地,一切都聽同學們的自由決定,願意走的可以跟王先生到縣去……

王 (不等她講完) 你吶?你不走?

秋 (決然) 我不能走!這次事情的失敗,是我的責任!殺身成仁,是革命黨的本色,伯蓀的消息傳來之後,我早已經有了決意啦!

程 死能够減輕責任嗎?

王 傻事情!傻事情!你不能這樣做,事情急啦,趕快走,中國的古話,「留得青山在,不怕沒柴燒」我們幹的機會可多吶!

秋 不,這次失敗,各地同志們的血可已經淌得多啦,他們勇敢地成仁取義,我自己倒反臨危逃避,今後革命黨還有信義可以講嗎?

王 那麼你打算做第二個濮振聲嗎？給他們抓起來，十年二十年的關在監牢裏？

秋 不，我早有了決心（用手取出藏着的倭刀）

王 啊！想不到你有這樣的傻勁！你從前的那些仁義禮智的舊書唸壞啦！

程 （誠懇但是堅決地）協領最後的一句話！自殺表示你放棄了對滿清政府的敵對表示！你承認了自己的失敗！

秋 （悲痛地笑着）我們的同志多得很吶！他們一定能够繼續我的事業的！（忽然憶起一般地走向教員室，回頭）你等一等！

（全場混亂，學生有拿着槍械準備抗戰的，有狼狽地準備逃走的，程毅與王金發密談，王用他銳利的眼光對冷靜地坐着不動的蔣紀望了一眼。）

秋 （拿了一本簿冊登場）這是我化了兩個月工夫編起來的浙江各地同志的花名冊，是絕對不能給別人知道的，你帶在身邊，萬一這兒的計畫完全失敗，你就想法帶回上

海去交給陶先生！

蔣 (看見名冊走過來，對秋) 不，王同志在江浙一帶案子太多，帶在他身上太危險，……

王 (用一種開頭笑的态度) 帶在我身上危險，丟在這兒安全？交給你安全？

蔣 不是這樣講。認識你的人太多，…… (差不多要用手來奪取名冊)

王 您要？ (將名冊向他一送) 交給你？ (蔣紀胆怯地伸手來接，但他很快的一只手拿出手槍來對住了他) 可是他不肯！

(蔣驚惶後退。遠遠地人聲嘈雜。)

王 (對秋) 走吧！

秋 (堅決) 你別勉強我！

王 真的不走！

秋 (點頭) 你好好的幹！ (伸過手去。)

王 (很快地和她了握了握手) 我走啦! (將手裏的一根手鎗交給她) 這送給你!

(很快地下場, 幾個學生跟着他走)

王聲 哈, 你做你的聖人, 我做我的強盜?

(舞台上祇剩秋瑾蔣紀程毅徐頌揚錢應仁等幾個人了, 秋悲涼地對剩下的人們望了一眼, 當她看見程毅的時候)

秋 你爲什麼不走?

程 我不走, 我還有要幹的事情。(很快地從地下揀起一把方才學生們丟下的刺刀, 走近蔣紀) 你這狗東西, 我先得了結你, 革命黨裏面有了你這樣的人, 才會有今天的……

蔣 (逃到秋瑾身邊) 什麼, 到了這樣的時候你還要跟自家人作對?

程 自家人你是—— (一把抓住他, 蔣掙脫)

蔣 (惶急地扯住了秋瑾的裙子) 我……我要走啦, 給我一點兒盤川……

秋 什麼，這時候向我要盤川？

（程毅正要趕過去的時候，外面喊聲大作，撞門聲，喊殺聲，鎗聲齊作。錢徐等分頭奔出，程毅丟了蔣紀跑向走廊，鎗聲愈密。）

蔣 （緊緊地扯住了秋瑾）給我盤川，給我……

秋 你！（用力地掙開，用手槍對住他）站開！（蹲在窗框下，開鎗迎敵）

蔣 （將桌子推翻躲在桌下喊）在這兒，在——

秋 （忿然回轉身來）你這狗東西！（開鎗，子彈夾住，不發）

（這時候清兵已經從左面花園裏進來，跨窗蜂擁而入。）

兵一 帶下！

兵二 不准動！

（其餘一擁而上，將秋瑾及蔣紀帶住。從走廊上，兵士押着程毅和受傷了的徐頌揚

等登場，程怒目切齒，用足亂踢，兵士用槍托打。全身軍裝的標統登場。

李 (氣呼呼地) 主犯拿下了？

兵一 拿下了？

李 (將秋仔細地看了一下) 唔，你是秋瑾？(秋瑾怒目而視，不答) 好大胆！(回頭對兵士) 亂黨全拿下啦？

兵一 全拿下了！大門口拒捕的打死了兩個！

李 好，重重的綁起來！死了的把頭砍下來，帶回去！

(兵士用繩索綁住秋瑾等，突然)

蔣 (大聲地) 輕一點！我是內線！

(大家望着他。)

——舞台迴轉——

第二場

同日深夜

紹興府衙門公庭

貴福 紹興知府

李鍾獄 山陰知縣

章瑞年 會稽知縣

李益智 第一標標統

胡之楠 本地劣紳

秋瑾

程毅

人： 處： 時：

蔣紀

刑名師爺，差役等

知府衙門公堂，左方，是與觀客席成三十度角度的會審公案，正面後方是通內部的門，前方陳列着肅靜迴避的虎頭牌，等等，再前是站立着的差役，刑具；右方前面，表示着公堂正門。公案上燃着已經點剩了的大紅蠟燭，後方點着長腳燈籠，深夜的情景。

幕啓前，差役着力地打板子的聲音，但是好像打在石頭上一般的連一點呻吟的反響也沒有！幕漸啓，紹興府知府貴福坐在正中，兩邊是李益智李鍾獄章瑞年，刑名師爺反背着手站着，書記坐在側案上，咬着筆桿發呆，案前跪着蔣紀，他的手足並未上鐐銬，程毅被打暈在地上，差役拿了一碗冷水在他頭上噴着。

章
好倔強！這是第幾次啦？

差役 已經第六 (再噴水)

(大自鳴鐘打三響)

李益智 倒是一條硬漢，從黃昏打到深更，打斷了腿也不講話。

程 (醒來，低聲的呻吟)

差役 稟大人，犯人醒啦。

李鍾嶽 (頻頻搖頭，不忍之態，對貴福) 卑職的意思，以為即使大通學校跟徐逆有關，學生

教員不一定都是同黨……

貴 (一笑置之) 貴縣看得太簡單啦。(回頭對差役) 再問他，招不招？

刑 (走近一步) 程毅，你何必這樣抵賴呢？快把事情講出來，就沒有你的事啦。

程 (抬頭，怒目而視，不答)

刑 (故意和顏悅色地) 快講出來，免得再吃苦，你幹了些什麼，蔣紀都已經替你供啦，抵

賴也沒有用！

程 (用銬住的手掙起上半身來，向四周看了一遍，重新倒下去，不答)

章 程毅你不是秋瑾的死黨，你跟她意見不一致，你會向徐錫麟辭過職，這些事本縣都已經知道，所以你祇要從實講出來，你的罪就不很重，假使你不講話，那你就得跟秋瑾徐錫麟同罪！

程 (好容易掙起半上身來，冷笑) 我跟秋先生的意見不一樣，我不贊成她的幹法，我常常和她衝突，但是(斬釘截鐵)反對賣國的滿清政府，反對你們這批無恥的官僚，咱們是完全一致的！(喘息)

貴 (拍案)胡說！(對李鍾嶽陰險的看了一眼)貴縣，您看！

程 (不理會他們)她是我的同志！咱們是同黨，我不抵賴，還問什麼？

刑 (和顏悅色地)那就好啦，這問題現在可以不必講啦，現在祇要你講出一處亂黨的

地方來，就可以給你從輕發放（裝出懇切的口吻）你是一個生員，你懂得洋務，你是一個有用的人才，在現今這種預備立憲的時代，各位大人一定可以格外施恩，說不定還可以替你……（搖頭擺尾）

蔣 （對堂上）稟大人，程翹仙知道的亂黨地方決不止一處兩處，浙江會黨機關，他全知道，破案的前一點鐘，秋瑾還派他到各地去通知亂黨機關，定期起事，那時全虧小人反對，否則他早已漏網啦。

章 那麼你去勸勸他，叫他從實招出來。

蔣 （旋轉身來向着程毅）翹仙到了現在，還抵賴什麼（程先怒目相對，後來掉頭不理）你又不是三代以上的人，講名節有什麼用？白白地替革命黨送性命，何苦吶！我跟你是一老朋友……

程 （猛然地回轉頭來）呸！（一口唾沫吐在他臉上）

蔣 你……（嘴裏講着，但是在那種烈烈的正氣前面，他也覺得自己的卑劣了，滿面羞慚地退了幾步）

（李鍾嶽感嘆，點頭。）

程 （一半旋向觀衆，感慨地）秋先生做人太好啦，不論什麼人都當作同志，這是好教訓！
貴 程毅，倔強是沒有用的！你們當亂黨的都不怕死，但是本府可不給你痛快的死！瞧這兒預備着給你受的刑具多得很！

（不答）

貴 （再轉換話頭）據蔣紀口供，今天王金發到大通來過一次，帶了一批同黨到夔縣去，對嗎？

（不答）

貴 你們的首領，蔡元培現在到那兒去啦？陶成章呢？……除此之外，在本城還有什麼機關？

譬如說，跟秋瑾來往的朋友，她經常走動的地方譬如……

程（抬起頭來）她經常來往的地方唔，那到有一處……

（大家意外地望着他，書記濡筆展紙等待他的口供。）

貴快說出來（對書記）錄下來。

程（慢慢地）在本城秋瑾走動得最多的地方，祇有一處，這人是滿州人（大家愕然）

名字叫做貴福，是滿清政府的紹興知府……

貴（連連拍案）混蛋！打這不怕死的！

（刑名師爺甚至李益智也禁不住笑了。）

程（不管一切）貴福跟秋瑾常常見面，秋瑾從上海運來的槍彈，全由貴福發給執照，貴

福還替大通學校寫過一副……（被差役按住了嘴）

貴（對差役）給我重重的打，打已經不中用啦！用刑法唔，無法無天，簡直是信——口

——
雌筊！

（差役一人按住程毅一人拔他指甲）

程 （忍不住的慘叫）啊！（暈去）

差役 稟大人，犯人又暈去了！

貴 （低聲地與章瑞年商量，章裝着苦臉搖頭，從袋裏摸出錶來看了看時刻）帶下去！
好的看管，別讓他死了！（又和李益智耳語了幾句）帶秋瑾！

（差役拖程毅下，其餘的差役吆喝。）

衆人 帶秋瑾！

（秋瑾被獄卒押着登場，頭髮散亂，兩手反縛，腳上戴着重鐐，但是態度自若，站立不跪。）

貴 （拍驚堂木）你就是亂黨首領秋瑾嗎？爲什麼這樣大胆，和逆黨徐錫麟共同造反，此

刻還有餘黨幾處？軍火藏在什麼地方？給我從實招來，免受刑罰。

秋 （向貴福瞪了一眼）什麼，你不認識我嗎？爲了給文憑的事，上月底我還到這兒來過

一次，大通學校，你也是董事，體育會購買軍器，是你給的護照，……

貴 （大聲地）胡說，我問你跟徐錫麟的關係，你爲什麼跟叛黨有往來？他是你的什麼？

秋 （冷笑着）我認識徐錫麟，正像我認識你一樣！在你問我之前，我倒正要問你，大通的學生沒有犯罪，你爲什麼不問情由的帶兵攻打學校，屠殺青年？

貴 （被她突然地一問，語塞了，刑名師爺和他耳語）秋瑾，你抵賴已經是沒有用啦，你勾結匪黨，圖謀不逞，蔣紀和程毅已經供得很清楚啦！（秋瑾以悲痛和憤怒的眼光將跪在地上的蔣紀看了一眼，此時李益智已經在公案上睡熟了，鼾聲大作，貴福故意的用驚堂木一拍，益智驚醒，書記竊笑）

刑 （這個人講話，永遠是似乎很懇切的）程毅好像對你有點私仇，所以他將一切罪故，

都推在你的身上，對於這一點，你得辯白一下，譬如說，他說你勾結嶺南積匪王金發，紹康這一點，（望着貴福）太公祖就不很相信，你是山陰望族，世代書香，決不會有這種荒唐的事的，我看，你還是快把革命黨，光復會的事情講出來，只要你不是主動，現在這種預備立憲時代，對於你這樣一個女界難得的人才，各位大人一定可以法外施恩，從寬釋放，我看……

（李益智聲又作）

秋 （充滿了憎惡的表情）你這些鬼話，祇能騙騙沒有人心，甘爲奴隸的豬狗，可決不能欺騙有血性有節操的革命黨！我……

貴 （秋瑾正要講下去時，攔住了，對書記）快，錄下來，看這賤人不打自招，自己就承認革命黨啦！

李益智 （驚醒大大地點頭）好！

貴 好，你承認啦，你是革命黨，你要革大清帝國的命！好傢伙，那我要問你，你是一個良家子女，世受國家恩典，爲什麼不好端端的安分守己，要這樣出乖露醜，奔走革命……

秋 你問我爲什麼要革命？那倒可以講一講，（對書記）記錄下來，好讓千秋萬古的人知道，（向着觀衆）自從滿人入主中國，已經三百年啦，壓迫漢人，屠殺無厭，在上荒淫無度，在下民不聊生，自從和西洋互市以來，頻年喪失國土，棄了安南緬甸，割了朝鮮台灣，現在，居然將你們（對貴福）祖宗墳墓之地的滿洲也送掉啦！對外是割地賠款，無恥投降，對內是壓迫民衆，屠殺無辜，現在表面上說是預備立憲，實際上却是集權中央，這種獨夫的專制政治不推倒，中國……

（李鍾嶽慨嘆，垂頭不語。）

貴 （不耐了）够啦够啦，這兒是公堂，不是演說的地方……

李益智 （對貴）爲什麼，讓她說下去啊！這樣的話，我從來沒有聽人講過……

貴

（笑）這就是革命黨的手段，嘿嘿，從來沒有講過的話，最聽不得，聽了貴標統也會……
……嘿嘿……（回頭對秋瑾）現在你講，革命黨的內部有幾派，有多少同黨，準備什麼時候起事……（一個差役拿了一個紅帖兒登場，呈給貴福。）

差役

胡之楠老爺請見。

貴

（有點兒吃驚）這時分，他有什麼……

差役

說有火急的事情……

貴

請進來。（回頭對書記）方才的一段口供，記下了沒有？

書

記下了，可是……

（胡之楠登場，獐頭鼠腦，金絲邊眼鏡，恭敬地對問官們唱諾。）

胡

太公祖爲民除害，太辛苦啦！

貴

有什麼緊急的……

胡 有一個非常緊急的消息，在這兒講……

貴 (注意)不妨請講吧。

胡 (故作鄭重)方才據一個大通學校逃出來的聽差密報，革命黨準備在本月十日在全浙各地大舉起事，劇盜王金發竺紹康已經潛入本府……

貴 (緊張消失了)這消息本府早已經知道，並且已經電告撫憲，派兵彈壓啦……

胡 (掩不住失望之色)是，是，但是紹城伏莽太多，還請太公祖格外戒備(一揖)同時，對於大通一案，生員代表本城紳界，要請老太祖特別從嚴辦理，除出從逆黨徒理應軍法從事之外，生員們的意思，以為紹城所有洋務學校，務必一律鏟除……

貴 這是什麼意思……

胡 (頭頭是道)自從徐秋兩逆在紹興分佈黨羽之後，本城風紀大壞，秋瑾日常男裝騎馬，來往通衢，舉行什麼野外演習的時候，更是男女雜沓，不堪聞問，她還提倡邪說，刊印

傳單，不是男女平權，就是交際公開。這樣的增長下去，詩書禮義之邦，將淪為禽獸……

禽獸……禽獸（講不下去）

貴 唔唔，可是辦學堂，開民智，這是上面的意思，本府……

胡 （惶恐）當然當然，生員的意思，祇是秋逆所辦學校，一律加以封閉……（鐘鳴四下）

貴 （不耐）我懂得你的意思啦，（作送客狀）

胡 （告辭，可是臨行的時候好像突然想起來一般的）噢，還有一點小事要請太公祖幫忙，（放低聲音，詔態可掬）就是秋瑾開設體育會的××街的房屋，本來是生員的一家遠親祠產，後來被逆黨強佔，開設學校，此次——案結之後，還請太公祖特別……

（又是一揖）

貴 （至此才知道他的來意）唔唔，這事情一定得……（突然的一個差役從外奔入，送上一個密封的紙包。）

差役 回大人，院裏來的密電。

（貴福接過密電，拆開看過，面色很快地變了，不再理會胡之楠，向秋瑾）

貴 秋瑾，你是革命黨，你要推翻本朝天下，你已經招啦，可是你在本城有幾處機關？有多少同黨？快快招來！

秋 （昂然）革命黨的內情，你不必多問，問了也是徒勞！你可以砍我的頭，你不能變我的志！

貴 （電報捏在手裏）很好，很強硬，你以為我不會砍你的頭嗎？我現在就砍你，這是張中丞來的密電，要將您就地正法！（全場視線集中在他的手上）綁起來！

（李益智、章瑞年和刑名師爺等伸頭過去看電報，李鍾嶽依舊垂頭不語。）

貴 （按住了興奮）秋瑾，你還有要講的話嗎？

秋 （不動聲色）成仁取義，這是我們革命黨份內的事情，我的頭不會白斷，我的血不會

白濁，全中國的我的同志，一定會繼續我的遺志，中國婦女的自由平等，中國民衆的解放獨立，一定會實現的！（回頭來）祇是，對於你們這些走狗的走狗，可未免太便宜啦，你們……

貴 （拍驚堂木）還敢胡說！

秋 本來，十年二十年之後，你們這些狗名字，就會像死貓死狗一樣的被人忘掉啦，可是現在，你們殺了秋瑾，殺了一個中國女界的革命黨，你們的臭名聲，可也跟着我而千秋不朽了！哈哈……

貴 快，綁去斬啦！（對李鍾嶽）貴縣就請您去監斬吧。

李鍾嶽 （這時候從他臉上可以看出義憤的表情）卑職對於這案子有許多不同的意見，尤其是在現在這種時候，更不該草菅人命……

貴 （多少驚訝）什麼，貴縣對於院令……

李鍾嶽 這問題關係太大，卑職……

貴 (有點生氣，回頭對章) 那就請貴縣偏勞……

章 (胆怯地) 是。

(差役綁了秋瑾，另一差役端了一盆酒食，放在她的前面，同情與欽佩之色可見。)

差役 這是規矩，你可以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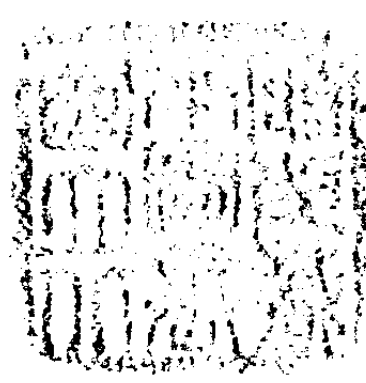
秋 (奮然舉足一蹴，將食物猛烈地踐踏) 走！(差役擁秋下場。章瑞年向貴福行了個禮，
隨着下場。)

(舞台漸亮，天快亮了，遠遠的鷄啼。)

李益智 啊啊，(大大地打了個伸欠) 倒是一條好漢。

貴 (被引着也打了一個伸欠) 天快亮啦，咱們得去睡啦。

(李鍾嶽慢慢地站起來，用袖子偷偷地擦了一下眼淚。)



(鷄啼, 舞台大白, 燭炬無光。)

正差我亦有胆可重
的

幕
以
謹
如
士

1948.11.2.



戲

劇

華倫斯太(世界)

德·席勒作 郭沫若譯 甲種一元 乙種七角

這是席勒戲曲技巧達爐火純青之候所寫的五幕歷史劇。全劇詩話美諧，譯筆也能保全了原劇的一切好處。

漢奸的子孫

(國防戲) 尤兢作 實價六角

包含「漢奸的子孫」及「撤退趙家莊」兩個集體創作的獨幕劇和「回聲」及「警號」等八個現實的獨幕劇。歷次上演，都獲得最好的舞台效果。是國防戲劇的力作。

創作 梁允達 李健吾作

精六角半 平四角半

包含「梁允達」及「村長之家」兩個三幕劇，是以農村中的剝削階級做題材的。

歷史名劇 賽金花 夏衍作 一角五分

寫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城時，一個妓女賽金花如何說服聯軍統帥瓦德西，拯救了北京城的幾十萬生靈的可歌可泣的故事。

文學叢書 宋春舫論劇二集

(論文譯劇集) 宋春舫作 五角半

小型文庫 五里霧中 (創作劇本) 宋春舫作 二角五分

小型文庫 石達開的末路 (歷史劇本) 陳白塵作 四角

同春之曲 田漢作 實價五角

上海生活書店總經理

發行店書活生

情 况 调 期

第六年三月卅一日

佩文齋人文書店
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十三日

自 由 魂

每冊實價貳角
外埠酌加寄費

著者

夏

衍

發行者

生活書店

上海福州路

第三八四號

印刷者

生活印刷所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二月初版

4.6
8-8